

谷幽魂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恐怖葬礼	(5)
第二章 逆旅怪客	(37)
第三章 怪客指迷	(72)
第四章 初试神功	(108)
第五章 头颅风波	(143)
第六章 情断义绝	(177)
第七章 黑箱奇书	(212)
第八章 红绳难系心	(248)
第九章 绝处逢生	(281)
第十章 血染枫林	(316)

楔子



凄风！苦雨！

地惨！天愁！

一个怪异的行列，沿着虚悬岩壁的羊肠小径，走向巫峡边缘“钓鱼矶”。

钓鱼矶——一个半亩大小的平台，下面湍急澎湃的江流。

这行列，的确够惹眼，说它怪异并不为过，四个劲装少年，扛着一口红漆大棺木，走在最先，后面两个侍婢模样的少女，挽扶着一个二十左右美若天仙的少妇，亦步亦趋，少妇面色灰败，钗环不整，翠黛深锁，步履蹒跚，手中抱着一个箱子。

再后面，是数十个老少男女俱全的武林人，一个个面露诡秘贪婪之色。

矶上，已有人等候，人数不下于二千。

上得平台，四个劲装少年把棺木放在一个事先挖好的墓穴边，然后垂手傍棺而立。

手抱黑箱的少妇，目射怨毒之光，一扫围上来的人群，然后向四少年道：“下葬！”

“且慢！”

随着这一声震耳欲聋的沉喝，一个锦袍老者，越峰而出，所有在场的武林人，齐齐面露骇色，目光全集中在这锦袍老者

身上。

手抱黑箱的少妇，凄厉地道：“武林一君，先夫惨遭阴谋暗算，难道阁下还不肯放过尸体？”

“武林一君”诡秘一笑道：“甘夫人，今天在场的武林朋友，差不多都是尊夫生前结有梁子的人，如果夫人不愿尊夫破棺碎尸的话……”

“怎么样？”

“请把那物件交与老夫，或说出藏处……老夫保证没人敢……”

手抱黑箱的少妇，娇躯晃了两晃，厉声道：“办不到！”

“夫人别忘了尊夫已练就金刚不坏身手，他的死……嘿嘿……恐怕其中……”

人群之中，起了一阵骚动，每个人的面上，有不同的表情。

“武林一君，你说这话的目的何在？”

“只是提醒夫人一下而已！”

“你卑鄙险毒的心思，骗不了三岁孩童！”

“夫人自己考虑后果吧！”

“哼！后果，谁敢一动棺木……”

“如此，恕老夫不敢干犯众怒！”

说着，退了开去。

就在“武林一君”退开之际，数条人影，迫近了棺木。

手抱黑箱的少妇，厉叫一声，一掌扫向了那迫近棺木的人影，这一击，大有石破天惊之势，狂风卷处，惨嚎倏起，数人之中，已有三人被震得飞泻而出，坠入滚滚江河。

而少妇也在这掌击出之后，芳容惨变，连退数步，两个侍婢模样的少女，急忙扶住，一股血水，从裙下顺腿流了一地。

这情景，使所有的在场者为之一怔。

随着，暴喝之声，乱成一片，所有的人一涌而上，扑向那具红漆棺木，四个抬棺木的劲装少年，齐发一声厉吼，出手硬攻。

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于此展开。

少妇目眦欲裂，张口喷出一口鲜血，娇躯摇摇欲倒。

这一场搏击，结束得很快，只刹那工夫，地上已积了十多具尸体，四个劲装少年，也在其中。

棺木被打开了，一个面如冠玉的青衣人，静静地躺在棺中，掌风，指风，全集中向那棺中的尸体卷射。

棺木成了碎片，尸体被卷得不停翻腾……

“各位适可而止！”

发话的是那身着锦袍的“武林一君”，声音不大，但震耳如割。

人潮随着喝声，退了开去。

少妇被两侍婢扶着，目眦尽裂，凌厉怨毒之状，令人不寒而栗。

“武林一君”面含阴残笑意，一挥手，立即有四个黑衣老者，大步走向尸前，一阵检视搜摸，然后退了回去，其中之一身道：“禀圣君，无发现！”

少妇口里突地发出一阵歇斯底里地狂笑，笑声凄厉，令人毛骨悚然；笑声中，移步向人圈走去，人群下意识地让开了一条路，少妇径自走到台边。

两个侍婢，花容惨淡，紧随在后。

“武林一君”老脸一变，弹身即扑，这一扑之势，可说快过电光石火……

同时数十条人影，也相继扑出……

也就在“武林一君”弹身的同时，少妇已脱手掷出了那黑箱。

“武林一君”凌空一抓，毫厘之差，没有抓中，黑箱已坠入滚滚波涛之中。

少妇蓦地回身，双掌一推一带，惊叫声中，两侍婢被推落江流。

然后，回身一扫群豪，咬牙切齿地道：“各位可以满意了！”

说完，拖着踉跄的步子，折回场中。抱起死尸，放入墓穴，悲呼一声，横掌拍向自己的天灵。

“阻止她！”

惊呼挟着喝声而起……

“噗”血光迸现，少妇天灵尽碎，尸身倒仆入墓穴之中。

于是——

“钓鱼矶”起了一座巨坟，一块墓碑，上面刻着：“玉面无敌甘祖年夫妇之墓。”

于是……

第一章 恐怖葬礼

一溪如带，上面映着一条红木板桥。

翠竹成阴，映着紫姹嫣红的花树。

花竹掩映之中，隐约露出一角竹篱茅舍。

时方近午，云淡风清。

这情调多么富于诗情画意。

一个村家装束的少年，肩上负着一袋米，手中提着一篮酒菜，健步如飞，跨过板桥奔向那间茅屋。

这少年虽是一身材俗打扮，但却生得剑眉星目，俊逸超凡。

“爸！”

少年高叫一声，推开了虚掩着的门扉。

“碎！刷……”

酒菜米饭，散了一地。

草堂之中，横陈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死状之惨，令人不忍卒睹。

少年面如死灰，身形摇摇欲倒。

久久之后，才暴喊一声：“爸爸！”扑到尸身之上，放声痛哭起来，哭声，使这充满诗情画意的仙居，蒙上了一层惨雾愁云。

声嘶了！

泪尽了！

眼角渗出了血水。

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竟然惨遭横死。

谁是凶手？

谁……

我要报仇……

少年歇斯底里狂喊着，眼中射出复仇的火花，恨毒在血管中奔流，尸身上的血，把他染成了一个血人。

倏地——

少年止住悲嚎，目射奇光，一不稍瞬地注视着地上。

他父亲右手放处，现出了几个歪歪斜斜的字迹！

黑箱……易斌……

以下是一横，手指还擦在那横上，显然他父亲在未断气之前，拼聚残余力量，在地上留字，而仅写了黑箱易斌完整的字，一口气接不上来，死了。

黑箱，黑箱，是什么？父亲生前从未提起过……

少年喃喃地自语着，心念转到了易斌两个字。

易斌，易叔叔，“圣剑飞虹易斌”，未来的岳丈，与父亲是金兰之交，难道杀死父亲的凶手会是……

想到这里，不由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颤，全身一阵股栗。

黑箱？

易斌！

这岂非说明了杀人的凶手是“圣剑飞虹易斌”，而关键却在那黑箱，但于黑箱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待见到了易斌，真相自然大白。

父仇不共戴天，他虽是自己未来的岳丈，这仇岂能不报！

“易斌呀，易斌，我周靖若不杀你誓不为人！”

复仇的火焰，替代了锥心痛楚，他恨不能立刻手刃仇人，

陈叔 18号 卷文新
陈青云武侠小说集

于是，他就在中堂之内，埋葬了他的父亲，悲声祝祷道：“父亲，靖儿替您报仇去了，安息吧！”

他含悲忍泪，拜别了父灵，背起他父亲惯用的兵刃霸王鞭，反锁上门，取道直扑“圣剑飞虹易斌”的居处“枫林渡”。

经过一日夜不息的奔驰，第二天晨早时分，周靖来到了枫林渡口。

枫林深处，一栋红砖小屋在望。

周靖咬了咬牙，把霸王鞭掣在乎中，向小屋扑去……

“易斌，纳命来！”

那声音充满了怨毒，令人听了为之下寒而栗。

声方入室，眼前的景象使他愕然怔住。

厅中椅碎桌裂，地上血迹斑斑，似乎是经过一番激烈的拼斗，但却不见半个人影。

周靖怔了片刻之后，再度厉声喝道：“易斌，滚出来！”

就在此刻，身后突地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道：“靖哥哥，你怎么……”

周靖全身象触了电似地一震，陡地回身，入门处，站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她，正是他的未婚妻易秀云。

易秀云以下的话，被周靖面上所呈现的恐怖杀机止住了。

周靖面对未婚妻易秀云，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

双方骇然凝视片刻之后，易秀云惊异地道：“靖哥哥，你这是做什么？”

周靖猛一咬牙，恨恨地道：“报仇！”

“报仇！”

“不错！”

易秀云粉腮骤变，退了一个大步道：“报什么仇？”

“杀父之仇！”

“什么？周伯伯他……”

“死了，全身都是剑孔，你父亲手段够狠，心肠够毒！”

易秀云再退了一个大步，栗声道：“你说我爹爹是凶手！”

“他是的！”

“不可能！”

“为什么？”

“他根本没有离开过家！”

周靖冷笑了一声道：“那是死人说了谎？”

易秀云粉面倏笼寒霜，激动无比地道：“靖哥哥，你……你是怎么了？”

“我很正常，家父已死，他不会说谎，他在临死前在地上留字指出了凶手，我只要报仇！报仇！”

说到最后一句，向空一挥霸王鞭，竟是声泪俱下。

易秀云大声道：“不可能，完全不可能，我爹爹寸步未离家门……”

周靖铁青着面孔道：“现在人呢？”

“他……他老人家……”

“怎么样？”

“昨晚我打鱼归来，屋中就变成现在这样子，他……失踪了，至今未归！”

周靖再度扫了现场一眼，心念数转，倏地哈哈一阵狂笑道：“我不是三岁小孩那么容易受骗，他逃不了，也躲不了，无论上天入地，我周靖誓报此血仇。”

“住口！”

“哼！”

“周靖，你说，周伯伯留了什么字？”

周靖想起父亲倒卧血泊的惨状，心里又是一阵剧痛，星目怨毒之气更浓，咬牙切齿地一字一句道：“黑一箱一易一斌！”

易秀云骇怪无已地道：“黑箱？”

不错！”

“什么黑箱？”

“那得问你父亲”。

“等他老人家回来我会问明白这件事的。”

“他到底上哪儿去了？”

“告诉你他失了踪，我……”

“哼，有这样巧的事！”

“你以为我骗你？”

“可能！”

这句话可伤透了她的芳心，厉声道：“周靖，你真正的目的何在？”

“报仇，血债血还！”

“衡情度理，这完全不可能，而且我们的关系……”

周靖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战，易斌与父亲是金兰之交，自己与易秀云已经订了婚约，是未婚夫妇的关系，但转念一想，这又算得什么，人在利害冲突之下，何事不可为，当下一横心道：“易秀云，我们的婚约就此解除！”

易秀云如中雷击，花容惨变，踉踉跄跄连退数步，语不成声地道：“你……你……你说……什么？”

“解除婚约！”

易秀云发出了一阵凄厉而疯狂的笑声，久久，才道：“周靖，你不要忘了今天你加诸我的侮辱，好的，从此我们一刀两断，现在你与我滚！”

两串泪珠，终于滚下她的粉颊。

周靖也不由侧然，他本意并不希望如此，然而事无两全之策，他不能不报父仇，自然不能娶仇人之女为妻，这不能不说是人生悲剧。

易秀云再次厉声喝道：“周靖，你与我滚！”

“可以，你说出你父亲藏匿之所……”

“哼！藏匿！周靖，凭你在他老人家剑下走不出三招！”

周靖生性高傲，更何况此时恨满胸膛，寒声道：“如果我不死在他剑下，他必亡身在我鞭下！”

“你走是不走？”

“不走！”

“呛！”的一声清啸，寒芒耀眼，易秀云已掣出了长剑。

这对未婚夫妻，在刹那之间，竟成了生死冤家。

周靖紧了紧手中霸王鞭……

易秀云凝注了周靖片刻，忽地发出一声凄怨的叹息，还剑入鞘，掩面急掠而去，眨眼之间，消失在枫林之中。

周靖愕然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心里感到一种幻灭的悲哀。

一对通家之好，自幼青梅竹马的未婚夫妻，就这样地分开了！

是人为？

是命运？

终于，周靖的情绪重又被仇恨所控制，他进入房间逐一搜索，毫无端倪可寻，恨恨地又转身出来……

暮然——

他目光触及中堂壁角的墙上几个淡淡的字迹，走近一看，不由心头巨震，一阵毛骨悚然，那字是以剑尖在仓促之间刻成，赫然是：“黑箱周物武君”六个字。

这六个字是什么意思？

显然又与“黑箱”有关，从字面解释，可能是黑箱系周家之物，但武君两字又作何解说，是人名，还是……

这字看来是易斌所留，他号称“圣剑飞虹”剑术造诣相当精深，如果在交手之间，在壁上刻字并非难事。

从现场判断，确实是经过一番打斗。

可是对方又是什么样的人物？

易斌留这几个字的用意何在？

是故布疑阵？抑是……

周靖满头玄雾，想不出其中道理。

如果一切属实，那问题仍然是在黑箱。

脑内灵光一现，他忽然想到会不会是易斌在杀害挚友取得黑箱之后，黑箱又被人所夺，而这出手的，必是什么“武君”的人。

问题至此，变成了扑朔迷离，令人莫测。

如果易秀云在此，也许能查出些线索，但她走了。

周靖对着那六个谜样的字呆呆地发愣。

只有一点，他仍坚信易斌是杀父的凶手。

“易斌，你逃不了，我总有一天会把你碎尸万段……”

周靖恨毒至极地自语了一句，转身……

突地——

一个冰冷但不失娇脆的声音道：“别动！”

周靖不由毛发俱竖，来人欺到身边而不被自己发觉，那人的身手实属骇人听闻，一呆之后，道：“阁下何方高人？”

那冰冷而又娇脆的声音道：“这个你可以不必问，现在回答我的问话，记住不许回头！”

周靖骇然道：“不许回头？”

“嗯！”

“为什么？”

“回头必死！”

周靖闻言之下，不由怒气横生，冷笑了一声道：“只怕未必？”

“你想死的话无妨试试。”

冷哼声中，周靖身形电疾前飘五尺，掉转身形，一看，不

由倒吸了一口凉气，面前，是一个奇丑绝伦的黑衣女子，粗眉细眼，塌鼻掀唇，发乱如草，那容貌，真要使人作三日之呕。

黑衣丑女目中陡射杀光，冷厉叱道：“你死定了。”

那声音令人听了不寒而栗。

周靖下意识地退了…一个大步。

黑衣丑女带杀的目光有若闪电，直照在周靖的面上，良久才冷凄凄地道：“霸王鞭周公铎是你什么人？”

周靖面色一惨，咬牙道：“那是先父！”

“你为了黑箱而来？”

周靖这一惊非同小可，这黑衣丑女怎么也知道“黑箱”，“黑箱”到底包含了什么秘密？心念未已，只听黑衣丑女沉声一喝道：“有人来了！”

周靖又是一震，自己毫无所觉，而黑衣丑女竟然察知有人到来，只这眨眼之间，黑衣丑女已如幽灵鬼魅般地消失不见。

当下一按心神，飘身出了屋门。

眼前一花，四条人影，如枯叶般了无声息地泻落地面。

周靖举目一扫来人，几乎失声惊叫，来的赫然是四个面无人色，身着孝袍的怪人，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僵尸来得恰当些。

四个僵尸怪人，落地之后，半言不发，僵直地站在当场。

周靖忍不住喝问道：“四位何方高人？”

四僵尸连目光都不会转动一下，恍若未闻。

周靖不由寒气大冒，再度喝道：“四位来意如何，若再装聋作哑……”

一阵怪笑，震耳传至。

周靖更加震骇莫名，想不到枫林渡会来了这么多武林人，但不知……

怪笑声落，声中已多了一个黑袍皂靴狰狞如鬼的老者。

黑袍老者双目青光闪闪，望着周靖狞声一笑道：“小子！叫易斌出来见老夫！”

周靖心念一转，道：“阁下又是为了‘黑箱’而来？”

“嘿嘿嘿，不错！快叫易斌出来！”

“你自己不会叫？”

“小子，你活得不耐烦了，竟敢顶撞老夫？”

周靖没好气地道：“你算什么东西，大刺刺的指使别人？”

“黑风怪，听说过没有？”

“没听说过！”

黑风怪老脸一沉，越显狰狞可怖，阴森森地道：“小子，你人小胆子可不小，嘿嘿，老夫让你见识一下，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说着，向四僵尸怪人之一挥了挥手。那僵尸怪人只一闪，便到了周靖身前，枯枝似的手爪，一抓而出，这一抓之势，不但快逾电奔，而且奇奥绝伦。

周靖不由怦然心惊，划身弹退八尺……

僵尸怪人枯瘦的乌爪原式不变，如影随形般抓至。

周靖在退身之际，一抖手中霸王鞭，一招“遮天蔽日”，幻起一片鞭幕，把门户封闭得缝隙不透。

怪人一变式，右手抓鞭，左掌斜里劈出。

这一抓之势，奇诡厉辣已极致，周靖被迫得连连退步，毫无还手之力。

怪人一招得势，怪招跟着出手。

周靖冷哼了一声，抢鞭反击，一口气挥出了一十八鞭之多。

他父亲“霸王鞭周公铎”，名震天南，周靖自幼受其熏陶，已尽得真传，只是功力火候较差而已，这一展开反击，其势也相当惊人。

转眼之间，双方交换了十个照面。

暴喝声中，周靖鞭势再变，“风云变色”，“孽龙倒海”，“旋乾转坤”，霸王鞭三绝招以骇电奔雷之势，罩身击向了对方。

“砰！砰！砰！”

僵尸怪人连中三鞭，身形连摇急摆，但，却连哼都不哼一声，出手如故。

周靖不由亡魂大冒，这霸王鞭三绝招是他所学最凌厉的三招，而且那三鞭即使是石头也得被击成碎片，僵尸怪人竟然夷然无损……

但觉虎口一震，鞭梢已被对方抓住，另一只手也同时被扣。

他这一急，确实非同小可。

“黑风怪”一声怪笑，道：“放开他！”

那僵尸般的怪人一松手退回原地，与另三人站在一起。

周靖羞怒交迸，恨恨地道：“黑风怪，记住这笔账！”说着，手中鞭朝背上一插，转身便走……

“小子，你还想走？”

暴喝声中，黑影一晃，“黑风怪”已横拦身前。

周靖一咬牙道：“你准备怎么样？”

“小子，你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

“哼，你讲！”

“一条路，拜老夫为师！”

“你在做梦！”

“黑风怪”老脸一寒，狰声道：“第二条路就是死！”

周靖连退三步，双掌蓄势，栗声道：“黑风怪，你出手吧！”

“你真的想死？”

“恐怕你办不到？”

“那你无妨试试看!”

看字尾音未落，手爪已电抓而出，周靖连转念愿的余地都没有，右腕已被对方扣住，一道劲流，顺腕而上，立时全身酸软，真力尽散。

“黑风怪”掉头向四个僵尸般的怪人道，“进屋一搜!”

四怪人声息全无地向屋中扑去。

“黑风怪”才回头向周靖道：“小子，你答应不答应做老夫的传人?”

“办不到!”

“砰!”一条人影，从门内飞泻而出，栽倒在地，紧接着又是一条，两条……先后四条飞栽地面，赫然是扑向小屋门的四个僵尸。

僵尸怪人似乎不知痛楚，既不吭，也不哼，齐齐一跃而起，作势……

“黑风怪”狰狞的面孔一沉，一挥手道：“退开，看住他!”语声中，松开了手，缓缓向屋门走去。

四僵尸怪人齐齐收势，退开支外，各占一个方位，看住了周靖。

周靖傲气天生，明知难以脱出四怪人之手，但仍大踏步向外闯去……

狂戕怒卷，四怪人挥手之间，周靖被迫回了原地。

“黑风怪”这时已欺身到了小屋门前。

倏地——

屋内传出一个冰寒的喝声道：“黑风怪，你给我站住!”

周靖听得出那声音是发自那黑衣丑女之口。

“黑风怪”不期然地止住了脚步，狞声道：“屋内是谁?”

“你别管我是谁，‘黑箱’与此间主人‘圣剑虹霓易斌’一齐失踪，你带着那四具行尸快滚吧!”